

如果把唐诗描写的内容按季节做一下统计,估计排行榜上靠前的非春天莫属。

据说,有人专门研究过唐朝的气候,得出的结论是唐朝的气温比现在要高一些。那时候,陕西关中尚能出产柑橘,生长着大片竹林,都城长安很少下雪,渭河、洛河很少结冰。这一情况直到唐末五代初期才随着气温逐渐变冷,得以终结。云集在繁华长安城的诗人虽然难以见到下雪,却能更早地接收到春讯。可以想象,和煦温暖的春日里,大唐的春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来得早一些,来得盛大一些,诗人们的笔下不免也就多了关于春天的描绘。

唐朝的春天似乎要比任何一个朝代都要多姿多彩多情,唐诗中关于春天的作品也不胜枚举。

王维那首《送元二使安西》,是描写春天和友情的名篇。“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在仲春的渭城(今咸阳),春雨淅淅沥沥,柳色绿意盎然,春天已无半点春寒料峭之感,不是早春京城那羞羞答答的“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而是货真价实的一片满目青翠。再看孟浩然写于湖北襄阳鹿门山的《春晓》:“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地理位置稍稍偏南了一些,春天已经盛大到了鸟语花香、春色烂漫的程度

# 唐诗里的春天

竹杖芒鞋

了。夜里一阵风雨过后,不知道会吹落多少芳香的春花。你若觉得这样的春天没有什么,不妨看看号称“孤篇盖全唐”的《春江花月夜》,作者张若虚写了瓜洲的春天,此时的扬州竟然已是“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的一片春天浩荡之势了。春天的江潮水势浩大,与大海连成一片,一轮明月从海上升起,好像与潮水一起涌来。我有时候也在想,是唐朝的春天来势凶猛,还是唐朝诗人笔下气势非凡呢?而我们现在就算穿越不回唐朝,只在这唐朝的春天里了。

唐朝的春天是大唐万物复苏、生机勃勃的季节,也是诗人诗心勃发、才如泉涌的季节。在一派大好春光里,诗人们倾其笔墨记录了当时的一幅幅春日小景。诗圣杜甫的绝句:“迟日江山丽,春风花草香。泥融飞燕子,沙暖睡鸳鸯。”诗中所言仿佛是摄影师镜头慢慢拉近捕捉的画面,“迟日”“江山”“春风”“花草”,既有燕子翻飞的动态描绘,又有鸳鸯慵睡的静态写照,此时诗人眼里不再有流离奔

波的悲切,只有飞燕繁忙、鸳鸯闲适的勃勃生机和柔柔春意。诗人感受和传达着春天里的愉悦和惬意。

白居易的《忆江南》和杜牧的《江南春》,则把对春天的思念和赞美毫不吝啬地留给了江南的春天。“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的绚丽多彩,“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的具象写真,虽然涵盖不了所有江南春色,却也成为北方人对江南春天的大体印象。

至于“草长莺飞二月天,拂堤杨柳醉春烟”的场景里忙着放风筝的孩子,“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的垂柳,“春色满园关不住”的杏花,“乱花渐欲迷人眼”的花草……都是大唐春天里不可或缺的一抹春色。它们在大唐的剪剪春风里,构成了我们想象中的唐朝春色:春光明媚、春色撩人、春意盎然。一如王维另

一首《游春曲》中描绘的那般:“万树江边杏,新开一夜风。满园深浅色,照在绿波中。”春天来了,一夜春风,万树嫣红,满园的花红柳绿,全倒映在一涧春水中。春风拂过,春色无边,任你春心萌动,思虑徜徉。

唐诗中的春天是浪漫多情、细腻温婉的。诗人们写大自然的春风花草,写朋友间的折柳相送,写故园情,写游子意,把一个盛唐春韵写得花团锦簇,意犹未尽。春天是浪漫的季节,春天也是需要浪漫的季节,唐朝的春天似乎从来都不缺少浪漫。在春天的气息里,就连诗仙李白也按捺不住从一次次宿醉中醒来:“借问此何时?春风语流莺。”



春雪 徐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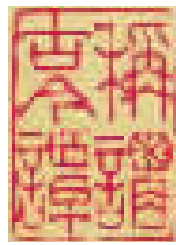
“秀才”原指才华秀出的人,相当于现在的俊才、英才。汉武帝时期,朝廷推行官员选拔制度改革,“秀才”和“孝廉”称谓地方官员举荐的两类人才。东汉光武帝时期,为避光武帝刘秀名讳,“秀才”改称“茂才”。三国曹魏时期,又改回“秀才”。隋朝科举制度开科取士,“秀才”成为考中功名者的指称。到了唐朝,读书人统称“秀才”。宋代凡参加科举府试者,无论考中与否,都称为“秀才”。到了明清之际,科举名词“秀才”的意思才逐渐固定下来。这时的“秀才”有了一定门槛——参加科举考试的读书人,经过院试取得“生员”资格才可称为“秀才”。考中秀才,可谓十年寒窗取得初步成果。一是可接着考取举人,有望步入士大夫阶层;二是可以开设私塾从教;三是享有诸如免除赋税、徭役,可直接找县官提建议等特权。当然,秀才继续考取功名的竞争异常激烈,连年败北者,多不可数。

“举人”最早得名于汉代的察举制度,被举荐者称为举人。唐代凡报考进士科的考生均称举人。到了宋代,乡试考中者才可称“举人”。宋代举人只具有赴京会试的资格,但并无做官机会;而且,举人资格是一次性的,如在接下来的会试中没被录取,想参加下次科举,还得重新参加乡试,再次取得举人资格后方可参加会试。乡试每三年举行一次,时间在秋季,故又称秋闱。明清时代,“举人”含金量骤升,进退都比较从容。一、可参加京城会试,向进士出身冲刺,且举人资格终生有效。二、

业已具备做官资格,一旦朝廷相关官职出缺,举人便可顶上。一般举人所任官职是知县或县级教育长官。《儒林外史》的范进,一旦中举,亲戚邻里都前来奉承,当地乡绅也来攀世交,就因为举人获得了做官的“正途出身”。但“举人”名额有限,乡试这一关不易通过,著名作家蒲松龄就直未能跨过这道“坎儿”。

“进士”是中国科举考试最高等级的功名。隋唐科考,设有诸多科目,其中进士科最为人所重,视为入仕正途。宋代确定了科举三级考试制度,乡试中榜者称“举人”,会试中榜者称“贡士”,殿试中榜者称“进士”。得中进士是古代读书人的终极梦想。具体说,进士分为三甲,一甲三人,分别俗称状元、榜眼、探花,赐进士及第,立刻授官职。二甲、三甲,分赐进士出身、同进士出身,参加翰林院考试,学习三年再授官职。明清时期的官吏主要由举人和进士充任,其中举人基本充任县官,进士一般作中央官员。明清时期进士,每次录取百余人左右,为搞平衡,按地域分配名额。

自隋唐到明清,科举考试绵延一千多年,录取进士总数10万左右,平均每年70人。总体而言,进士是一个才能卓越的群体,古代许多著名政治家、文学家、学者都是进士出身,如唐代的韩愈、刘禹锡、白居易、柳宗元等,宋代的范仲淹、欧阳修、司马光、王安石、苏轼、文天祥等,明代的张居正、袁崇焕、徐光启等,清代的纪晓岚、刘墉、李鸿章、郭嵩焘、沈葆楨等。



欧阳修、司马光、王安石、苏轼、文天祥等,明代的张居正、袁崇焕、徐光启等,清代的纪晓岚、刘墉、李鸿章、郭嵩焘、沈葆楨等。

## 秀才·举人·进士

谭汝为

## 微书评

商皓

●于庚哲著《盛唐到底盛在哪儿》

作为知名唐史学者,于庚哲始终致力于人文历史科普,本书也是此类著作之一。全书分十四章,从唐朝开放包容的整体气质入手,就唐帝国的东亚地位、民族

关系、国运转折、丝绸之路的意义、女性政治、科举制度等方面逐一解析,语言平实、观点中肯,引用史料精当,读来流畅而颇具启发性。

●杨虎著《一隅天下:方志鼻祖常璩》

动荡风云里,有人从流民摇身变成枭雄,有人以死捍卫人格尊严,而常璩作为一名青衿秀士读书郎,走遍

千山万水,历尽千辛万苦,才寻觅到了自己的安身立命之道,最终成为中国方志鼻祖。本书将这个历程用小说艺术地重构了出来,让千载之后的读者看了唏嘘不已。

●邱建一著《典范与传承》

本书以轻松诙谐的口吻,按书法、绘画、陶瓷、青铜、杂项等类别对台北故宫博物院十余件网红文物及相关文物进行分类讲述,娓娓道来它们背后的历史与

传说,并从艺术史角度对其价值进行评述。

●[意大利]奥里亚娜·法拉奇著《如果你生而为女人》(李书竹译)

奥里亚娜·法拉奇相信,生为女人是迷人的。这种迷人首先源于她内心深处“不顺从”。只是,法拉奇从来没有试图引导女性走上叛逆之路。有太多成功女性的经验告诉她,娜拉的出走很难从根本上解救那些深陷泥沼的女人。

## 古籍注释沿革简述

史辰

我国注释古书始于先秦,当时为了阐述儒家的“微言大义”,开始有了解说经书的“传”。

所谓的“传”,指的是通过这种阐述,便可使儒家的经典意旨传之广远,“《春秋》三传”便是“传”体的代表作,尽管三者名称相同,但各有侧重,相传左丘明撰的《春秋左氏传》,以补充《春秋》事实,兼解释礼仪制度;公羊高撰的《春秋公羊传》和穀梁赤撰的《春秋穀梁传》二书,则主要解析《春秋》义例,它们的共同目的都是发挥

“经义”中的奥秘。

汉代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谁解读经书准确、阐述深刻,并能联系现实社会,便可做官,即所谓的“明经取士”,于是群儒皓首穷经,刻苦钻研,纷纷讲经注经,一时间注家蜂起。特别是古文经发现之后,解释今古文经之书频出迭现,一经多注,数量日多,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到了唐代,由于汉人“经注”众说纷纭,所注因时空变化而使人不能明了,于是就产生了确定一说、统一思想

的“义疏”之学,它以孔颖达的《五经正义》和贾彦彦的《周礼疏》等为代表。至清代,注疏之学大盛,清人扩大了注释范围,涉猎范围极广,不仅注解经书,亦注解史书,还注百家,并对唐人的“义疏”再做注释,形成了清代独特的“注疏”之学,为后人读懂古书、理解古文深意,确实起了很大的作用。但也不可否认,这些注释均偏于狭隘,仅局限于解释字句、随文释义。这些“经注”“义疏”“注疏”尽管称谓、体裁和注解形式各有不同,但皆有“注释”的意思。

在我国古籍注释史上,还有一种特殊的注释,这种注释不再局限于解释字词、随文释义上,而是以增补事实为主,兼及其他,这就是南北朝以后产生的“四大名

注”,即刘宋裴松之的《三国志注》、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萧梁刘孝标的《世说新语注》和唐朝李善的《文选注》,这四部书的书名虽称作“注”,但实际上远超一般的注释。其撰者不仅训诂字句,还大量补充历史、名物、地理、典故、人物等,广采博引、充分解说,以致注文比原书多出数倍甚至几十倍,成为后人研究文史、古地理,用来校勘、辑佚等工作的珍贵资料。以上“四大名注”在中国注释史上,必被讲述。下面我们就按其成书先后,逐一介绍评说。



书文化漫谈之八

## 文字之趣

阳光

近读明清散文,又买了几套全集。老眼昏花,看书已为艰难之事。但积习难改。公安派、竟陵派,深受庄子影响。谭元春有《遇庄》,袁宏道有《广庄》,似以后者为佳。张岱合二者之长,其文历久弥香。以前读《陶庵梦忆》《西湖梦寻》,甚为喜欢。今重读《柳塘文集》,更是不觉手之舞之。当代散文,虚张声势,矫揉造作,或苍白,或小气,甚或文字尚不过关。唯谷林、止庵、黄裳、钟叔河诸人,乃可读也。午后,阳光很好。斜倚书桌看窗外雪色,忽有所感,遂抄古诗文数则。涂鸭而已,但文字之趣,宣纸之乐,不负此生半日闲也。苏子曰:“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念之

势,矫揉造作,或苍白,或小气,甚或文字尚不过关。唯谷林、止庵、黄裳、钟叔河诸人,乃可读也。午后,阳光很好。斜倚书桌看窗外雪色,忽有所感,遂抄古诗文数则。涂鸭而已,但文字之趣,宣纸之乐,不负此生半日闲也。苏子曰:“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念之